



《先知》 《沙与沫》 新译

Prophet
&
Sand and Foam

—— Claude Bragdon

纪伯伦诗艺的魅力来自某种强大普世精神生活的宝库，但其诗歌语言的瑰丽与高贵则完全得益诗人的天才。

Une langue l
fortes: a travel His power came from some great re-
se dessinerervoir of spiritual life else it could not
l' experienc have been so universal and so potent,
l' epanouiss but the majesty and beauty of the lan-
s' impose guage with which he clothed it were all
textes culte his own. "

—— Claude Bragdon

纪伯伦语言 纪伯伦诗艺的魅力来自某种强大普世精神生活的宝库，先知穆斯塔法的教诲体现了语言的瑰丽与高贵，是人类经验的精华。……先知一书不啻是一曲生命和自我成长的颂歌，已然成为20世纪的神圣经典之一。

法国学者李维-阿明 马鲁福

◆ 漓江出版社

《先知》《沙与沫》
新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伯伦《先知》《沙与沫》新译 / (黎巴嫩) 纪伯伦著; 黄少政, 华云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07-5557-7

①纪… Ⅱ. ①纪… ②黄… ③华… Ⅲ. ①散文诗—诗歌评论—黎巴嫩—现代②散文诗—诗集—黎巴嫩—现代 Ⅳ. ①I378.072②I3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442 号

纪伯伦《先知》《沙与沫》新译

著 者 (黎巴嫩)纪伯伦
译 者 黄少政 华 云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557-7
定 价 20.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关于本书

全世界有史以来仅次于莎士比亚、老子的第三位畅销诗人
自 1930 年由美国老牌 Knopf 公司首版，单在美国就售出 900 万册。

命运的艰辛，生命的历练，因缘际会，使一个阿拉伯的不世天才纪伯伦（1883—1931）于二十世纪之初，在异国他乡的美国成就了自己黄金般雍容高贵彪炳千秋的文名。在短暂而辉煌的生命之旅中，纪伯伦饱经颠沛流离、痛失亲人、爱情波折、债务缠身与疾病煎熬之苦。“文穷而诗工”，在为诗艺付出惊人孤独和一生的苦难代价之后，纪伯伦作品获得了近东“智慧文学”特有的哲理性，散发出庄严肃穆的救人淑世情怀，浸透着“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步步设喻，句句玄思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一个充满巨大气场的诗歌传奇。

1932 年就读卫斯理学院的冰心留学归来，首次引介了纪伯伦两部重要英文著作《先知》与《沙与沫》。自此，中国读者便开始关注纪伯伦的作品。纪伯伦的《先知》写

作几乎完全脱胎四福音文体，表面上的清丽流畅（圣经般的简洁）使得国内多少初通英文者顺利过关，但无神论的玩世不恭、无知无畏、与“对话的黑暗”，又使得浩浩荡荡的译者群鲜有个例能够进入《先知》典雅意蕴深湛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在《先知》意象之外起哄狂欢。纪伯伦语言的平易近人，与其属灵主题和宗教情结的“诡秘”难解，构成了中国当代译界纪伯伦翻译持续近80年的难堪。

纪伯伦已然成了现代汉语和中国翻译的标高和试金石。重读纪伯伦，我们再一次体验诗歌的高贵与稀罕，欣喜地望着人类精神森林上空优雅游荡的精灵。重译纪伯伦，是在纠正中国翻译史一个重大的误会，澄清纪伯伦80年翻译的迷雾，还诸多中国“纪迷”一个世纪性公道。

目 录

前言：“永远都在寻求更加寂寞道路”“漂泊者” 的智慧	(1)
The Prophet 《先知》新译	(53)
Sand and Foam 《沙与沫》新译	(141)
附件： PHILOSOPHIC VERSES 哲理诗 双语版（仿习沙与沫格言体而作）	(220)

前言：“永远都在寻求更加寂寞道路” “漂泊者”的智慧

兼论目前国内纪伯伦翻译的两大“伪友”——

1. “属天”（宗教）意蕴遭到严重屏蔽
2. 吟诵性阙如

摘要：黎巴嫩阿拉伯诗人、作家、画家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 1883 - 1931）短暂的一生当中用双语写作，共出版小说诗集 17 部，其中 9 部用阿拉伯语写成，8 部用英语写成。其英语作品《先知》和《沙与沫》为他赢得国际声誉。国内纪伯伦的翻译看似非常繁荣。尤其是《先知》和《沙与沫》的翻译，分别有了 9 个和 11 个译本。但是，非常遗憾，纪伯伦的《先知》写作几乎完全脱胎四福音文体，表面上的清丽流畅（圣经般的简洁）使得国内多少初通英文者顺利过关，但无神论的玩世不恭，无知无畏，与“对话的黑暗”又使得浩浩荡荡的译者群鲜有个例能够进入《先知》典雅意蕴深湛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在《先知》意象之外起哄狂欢。纪伯伦语言的平易近人，与其属灵主题和宗教情结的“诡秘”难解，构成了中国当代译界纪伯伦翻译的持续近 80 年的难堪。其次脱胎于四福音写作纪伯伦诗歌“措辞简洁却富于气势，节奏铿锵”而具有的音乐性朗诵性，众多平庸译者又以自由

诗“无需押韵”为借口，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目前的译本存在普遍的通病：1. 语言苍白，近似口水，属灵母题和“属天”（宗教）意蕴遭到全面屏蔽。2. 同时吟诵性阙如，气韵不足，气势疲软。笔者认为翻译纪伯伦最高境界必须还原其隐藏在“圣经般简洁”问题后面的属灵母题和“属天”（宗教）意蕴，同时在保证忠实内容前提下复制出原文铿锵的内在节奏和强大的“圣言”语气，韵味及其吟诵特质。现今提供一个全新译本，体现“纪伯伦风格”，即寓深邃的哲理内涵于端庄大气，语言醇美，精炼纯净，隽永典雅的诗句之中。

1931年纪伯伦英年早逝，其英语作品迅疾在全世界传播。据《New Yorker》一篇书评介绍，在美国一地就销售900万册。第一版一个月销售完。60年代一周曾有过销售5000册的记录。（Joan Acocella. /2008/02/04/）。《先知》1923年问世后第8年，即1931年，我国现代知名作家谢冰心留美归来，完成第一个译本（收录英文著作最著名的《先知》和《沙与沫》），在中国出版。自冰心本出版，据学者马征的统计，1983—2004年，国内以散文诗、哲理诗、诗集形式汇编的纪伯伦文学作品集至少有25种。（马征，2010：2，3）《先知》一书先后有多人译过（冰心、伊宏、吴岩、蔡伟良、林志豪、李唯中、台湾人葛铁鹰、郑乃萍）。通过谷歌搜寻，发现还有几个译本。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纪伯伦诗集》，王立译本，纪伯伦《沙与沫》李骁译。目前笔者收集到的版本有：

伊宏编辑《纪伯伦全集》（甘肃人民版1995年），哈尔滨出版社林志豪翻译《先知》，湖南文艺出版社（翻印）冰心翻译

《先知 沙与沫》，陕西人民出版社侯皓元编译《沙与沫》（四部英文著作）。英文原版是 Knopf 公司第 160 版（重印版），知名学者钱满素译《沙与沫》（华文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的李唯中翻译的《纪伯伦散文经典》，中国商业出版社的肖聿翻译的《沙与沫》（单行本）。

自冰心本 1931 年问世，纪伯伦在中国传播，没有可靠的印刷记录。上述译本中，冰心本，李唯中本，林志豪本，伊宏本至少见到三家以上出版社在翻印。据此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纪伯伦作品在中国传播应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纪伯伦作品在全世界传播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纪伯伦作品的销售没有任何商业推介，完全靠民间“口耳相传”。即使是最早推出纪伯伦作品的 Alfred A. Knopf 公司，在美国从未做过推介。纪氏作品为该公司带来滚滚财源（cash cow）。1965 年有记者采访老板 Knopf。对于记者的提问，纪伯伦如此畅销不衰，读者群由何人组成，Mr Knopf 的回答居然是“不知道。大概是个人迷信吧”（Joan Acocella. /2008/02/04/）。第二，纪伯伦在民间受到热捧和遭到学院派的抵制造成尖锐对照。以笔者为例。笔者书房藏有 1991 版不列颠百科全书（32 卷）。查询结果：从 Gibraltar（直布罗陀）径直跳到 Gide（纪德）。另一国际百科（法文版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28 卷本）同样没有收录。唯一收录在国际范围的参考书（译成中文）是《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诗歌卷（麦吉尔，王志远，1990: 1104, 1106）。笔者查询到（私人藏书）法文版《Le Prophete》，由著名的出版社（Libraire Generale Francaise）1993 年约请 Janine Levy 新译，学者 Amin Maalouf 教授作序。从序言中读到该教授和我一样也是纪伯伦老牌拥趸。受出版

社约请后，撰写序言查询大不列颠百科未果，在查询法语版另一百科拉鲁斯，词条从 Gibraltar 跳到 Gibson，也未收录纪伯伦。失望之余，Amin 询问大学同事（文学研究）证实了欧洲和美国两地学术界普遍对纪伯伦采取比较敌视的态度，认为其过分媚俗，滥情煽情（sentimental）矫揉造作，伪善，故作姿态批判宗教伪善，却又自充先知说教，且其劝善多模仿尼采《扎拉萨斯特如是说》，等等。（Jenine Levy, Amin Maalouf, 1993: 3）

西方学界对纪伯伦的敌视可从另一角度看出。虽然纪伯伦在民间受到热捧（未收入百科词条介绍，纪伯伦诗行在美国婚礼、葬礼、学校鼓励学生励志场合经常会援引，朗诵，在美国经常是在礼品店乃至大型超市作为礼品销售。笔者手头这本 1989 版，180 次印刷也是美国朋友的圣诞礼品），学界在他逝世 43 年后才有第一部传记问世（1974 年），且作者是纪伯伦的一个堂兄，同名卡里尔纪伯伦与其妻子珍合著《Kahlil Gibran: His Life and World》《卡里尔纪伯伦生平与世界》至 1998 年，另一位古希腊文学学者翻译家 Robin Waterfield 出版了一本被学界认为视角观点更为平衡的传记《Prophet: The Life and Times of Kahlil Gibran》《先知的一生与其时代》。2008 年出版由 Joan Acocella 教授撰写的对两部纪伯伦传记的书评 Prophet Motive The Kahlil Gibran phenomenon《先知的动机——纪伯伦现象研究》（马征，2010: 22 - 26）。需要指出，Joan Acocella 女士对纪伯伦同样没有多少好感。她仍然以轻浮的口吻把纪伯伦的写作归为市场畅销不衰的励志作品和星象类图书（inspirational literature and horoscope）（Joan Acocella. /2008/02/04/。《纽约客》的书评文章试图揭示学界的敌视与民间热捧鸿沟的背后原因。其中对纪伯伦私生活的一些负面分

析国内尚未见到任何介绍。有几点值得转述。

1. 纪伯伦最早的资助人 Fred Holland Day（波士顿出版商，画家，摄影家）对纪伯伦赞助，一半是出于爱才心切，另一半可能出于恋童癖原因（纪伯伦东方面孔，且长相英俊。最初见面是去 Day 的工作室是应聘平面模特）。

2. 纪伯伦女友 Mary Haskell 哈斯凯女士（年长纪伯伦 10 岁，一女子学校校长，和后者订婚未结）长期赞助纪伯伦，包括赴法留学，拜师罗丹两年。纪伯伦在美期间长期无所事事，母亲病故后，基本上一直由一不识字的妹妹 Mariana（另一妹妹及弟弟均病故）供养。后结识 Haskell 哈斯凯女士，一大半经济又哈斯凯提供。纪伯伦和哈女士常年通信。情书哈女士保留，因其中部分内容涉及隐私，哈女士最初想焚毁，后改变主意。1964 临死前赠与北卡罗那大学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其中 600 封信 1972 年以 Beloved prophet《受人爱戴的先知》为名结集出版。（Wikipedia, 2010）

3. 第二传记作者 Robin Waterfield 认为纪伯伦一直在欺骗哈女士感情，其目的还是不事经济继续由后者供养。后为了摆脱其妹 Mariana（文盲）和哈女士，转往纽约开设工作室（租金仍由哈女士提供）。与此同时，纪伯伦同其他女人有染。

4. 纪伯伦在美期间，基本上未从事任何有收益的职业。早年靠母亲、弟弟、姊妹做工念书。后来靠哈女士及仅存的最小妹妹做工提供经济保障。及至在美开始有了版税收入，因病亡故。其绘画作品全部赠与哈女士，版税分别赠与小妹妹和原籍贝舒里穷苦村民。

在没有更多资讯条件下，笔者宁愿相信第二本传记作者及

《纽约客》书评的基本分析。因为这些看法和我多年的怀疑相吻合。读《先知》和《沙与沫》的过程中，你会碰到作者对人性有非常复杂幽暗的洞察。而正是作家私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纪伯伦以先知圣徒自诩，其私生活的某种卑鄙见不得人的东西和他向往的圣徒理想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才会构成某种惊人的天才写作的必要素材。以我们今天对大量西方伟人的了解（西方谚语：在仆人面前任何英雄都不成为英雄），这种人性的弱点和对神性的追求的反差往往是灵感之源。一个现成的例子：法国古典时期的箴言作家拉罗什福柯被认为代表着法兰西民族某种相当典型的性格，即：疯狂和冷静、虚荣和真诚、放荡不羁和深刻反省集于一身。而正是这种复杂性，我们才有了法兰西文学光耀千秋的作家群。卢梭、莫泊桑、左拉、福楼拜等等。我们同样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见到这种“魔鬼式天才”，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理性看待这一反差，笔者认为西方学界未必完全是出于对东方文学的偏见和歧视。应该说西方学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至上。笔者手头正读一本《Let's Talk about Love》，由美国著名的音乐评论人 Carl Wilson 撰写。该作者试图揭示当代西方音乐界存在的另一精英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趣味分歧。国内熟知的加拿大法语歌手席琳·迪翁至 2008 年已创造全球行销 1.75 亿张大碟的记录。然而，在西方音乐界，评论家，文化圈内，社会学家，文化学者对她同样恶评如注，而且是一面倒。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滥情煽情，甜得腻人。（Carl Wilson, 2007: 25）（当然纪伯伦不可同日而语。笔者在做《沙与沫》时明显感觉到纪伯伦的箴言格言体写作显示了惊人的复杂性和对形式的熟练掌握。）

目前国内提到的三本重量级研究专著均未译成中文。国内按伊宏的说法,译介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20世纪30年代早期。第二次世纪80年代纪伯伦逝世5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分别是1981年和1983年。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伊宏编辑的纪伯伦全集和韩家瑞主编的另一个全集版)(伊宏,1999:5)。与译介热潮相比,马征女士认为“纪伯伦研究非常冷落”。(马征,2010:45)

笔者作为纪伯伦作品的爱好者,最关心的还是国内译介的研究和纪伯伦作品的翻译质量,特别是其主要的英语作品《先知》和《沙与沫》。笔者非常不情愿,但也本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直言,冰心本1931年问世后,笔者收集到的所有译本(除了吴岩先生的译本,几个台湾译本之外,而笔者对吴岩先生的译作,通过对泰戈尔的译介,充满期待)都因袭了冰心本人的两大弱点:思想感受力和语言感受力极为贫乏,使得目前的译本存在普遍的通病:语言苍白,语沓气泄,平庸至极。多数译者以“信达雅”“忠实原文”为幌子,行欠译之实。最早的翻译发生在现代汉语形成期(60年代后冰心转译泰戈尔,基本上对路,译品质量有一定提高),由她首介如此复杂的纪伯伦,其句法词法修辞制约着汉语表现力,难免出现各种欠译误译。而后的纪伯伦译者,在国内浅薄的误读和对冰心的经典化当中(读过两篇研究冰心的翻译文章,都把冰心在今天完全失效的译文视为经典。如福建师大外国语学院林佩璇称“冰心秉持顺、真、美的原则,运用多种修辞手段来美化自己的译文,在‘真’的基础上,达到‘美’有韵律的境地,最终取得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统一。”再如另一篇题为《论冰心的纪伯伦〈先知〉翻译》,批评

了“林志豪的译文往往沿袭冰心译文，间有错译，不知为急就章乎？”同时又莫名其妙夸赞犯同一毛病的冰心“发扬了汉语的柔美简洁风格，平衡而且连贯，极高限度地标举了译文文体上的光滑和整饬。我以为冰心成功确立意象在翻译实践的价值，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冰心的翻译实践揭示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躲在冰心开创的欠译死译传统后面因因相陈，固步自封，互相复制。

这里牵扯一个重大的翻译悖论：作为继莎士比亚，老子以来全世界第三位最畅销诗人，纪伯伦体现了惊人的可译性。换言之，纪伯伦的诗歌和老子一样，其丰富优美，哪怕再平庸的译者译过，都能找到发行的市场。以另一位水平并不很高的译者林志豪为例，查询一下谷歌，可以看出有多家出版社翻印。纪伯伦诗歌吸引如此众多的译者，不客气地说，主要是纪伯伦诗歌表面上词法和句法简单性。而这一点和英语散文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

一般认为，英国散文中的主流是平易朴实，亲切而不俚俗。‘历代表人物有摩尔、德莱顿、班扬、笛福、斯威夫特、科贝特、萧伯纳、奥威尔。当然纯粹平易朴实势必沦为平淡。平易朴实是手段，为了更好地传递重要内容。辅以真诚，热忱，平易的散文可以写得既有深度、锐利、机智、娓娓动听、大放异彩。（Alan Warner, 1961: 191, 王佐良, 1994: 354）英文中另一传统就是体现在米尔顿、吉朋、约翰孙、卡莱尔、詹姆斯的写作中，其句法特点从属结构斜出旁支，句式板重繁复（圆周句），追求对仗，用词文雅。（王佐良, 1994: 15, 8, 91, 侯维瑞, 1988: 372）。平易传统用词多用安格鲁撒克逊核心词汇，句式则以松散句为主。其特点没有重迭错综的从句结构。在外来的西塞罗式的圆周句子

中，从句旁逸斜出，主句特别是主句的动词被推迟到句子中后部才出现，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松散句的主语动词出现较早，后面的从句可以边读边吸收，写来轻松，读来自然。从历史句法角度来看，松散句又称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串珠成链”型句式。从属结构很少出现，行文实际上由一连串独立的句子连接而成。它的连接方式有三种：1. 排比（既各分句有逗号停顿连接）2. 并列（各分句用等立连词连接）and, but, neither, nor for) 3. 半并列（用半从属连词链接 as, that, where which）（侯维瑞，1988：376, 377）。这种句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主持编写的《安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king 849 - 901）时为西撒克逊王国国王，因其主持赞助《编年史》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他在戎马倥偬不废文事，把 Bede (673 - 735)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英吉利人教会史》译成英文，并倡导编写 Anglo - Saxon Chronicle（该书续写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罗马人撤离英伦前后，长达 12 个世纪的历史，编写前后历 250 年不辍）这部巨著对英语散文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形成两大特点为英语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使用具体简短，单音节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核心词，使用主动语态的动词，采用松散句式叙事。（侯维瑞，1988：346）

不妨看一例：879. In this year the army went to Cirencester from Chippenham, and sat there one year. And in that year a body of vikings assembled, and sat down at Fulham on the Thames. And that same year the sun was eclipsed one hour of the day. (Medieval Sourcebook: The Anglo - Saxon Chronicle on Alfred the Great)

编年史文体令人想起我国古代先秦史学巨著《左传》的言简

意赅的突出特点（真正具有连续叙事还要等到太史公司马迁的出现）。试看一例：左传实例 隐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有论者说至十六世纪，英国文学真正拿得上台面的东西不过莎士比亚无韵体剧本和钦定本《圣经》。《圣经》（The Holy Bible）不仅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西方语言文化（日耳曼及斯拉夫两大民族继承发展两希文化）的源泉，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当今世界上两大主流民族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花了近一千年时间把各自原始多神教信仰彻底抛弃，更换了（消化其复杂诡秘的教义，习得一整套迥异于北欧沃丁主神相关的繁琐礼仪）来自西亚犹太人的信奉耶和华的一神教公义体系。接下来通过文艺复兴接续了近东古希腊的理性知识传统，开始实现对近代世界的主宰进程。从1382年威克利夫第一次从拉丁文完整地英译《圣经》，到詹姆斯国王钦定55位学者，以廷德尔译文（译自希伯来和希腊语）为蓝本，最后敲定钦定本《圣经》。《圣经》不仅规定西方人人伦纲常，也是一座文化宝库，其中的成语、典故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成为英语中的精华。（裘克安，1993；79）由于西方文化（两希文化融汇与日耳曼历史发

展的互动结果) 进入近现代没有断裂, 欧美人民从孩提时期耳濡目染, 《圣经》作为信仰体系和语言习惯早已融入生理和精神生命之中。这种影响内化为心理惯式, “集体潜意识”, 非欧洲民族, 特别是非欧洲无神论民族如中国人, 理解起来尤为困难。这种情况犹如民国前中国人熟悉孔孟四书, 甚至还要深刻广泛得多。(裘克安, 1993: 80)

《圣经》是代表英语平易传统里程碑式的作品。其文体特点因袭了《安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词法句法, 杂以口语体, 亲切自然, 行文简朴直率。下面是新约四福音中一个典型的叙述式:

平静风浪 (马太福音, 第八章 24, 25, 26, 27 节)

When he was entered into a ship, his disciples followed him. And behold, there arose a great tempest in the Sea, insomuch that the ship was covered with the waves: but he was asleep. And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awoke him, saying, Lord, save us: we perish. And he saith unto them, Why are you fearful? O you of little faith? Then he arose, and rebuked the winds and the sea,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e. But the men marveled, saying, What manner of man is this, that even the winds and the Sea obey him?

这时海面上风暴躁起, 眼看船就要被风暴吞没。耶稣却睡了起来。门徒趋近来, 把他唤醒, 说道: “我主, 快快施手, 救我们一命吧。”不想招来耶稣一顿斥责: “一群寡信之辈, 有什麼值得大惊小怪?” 耶稣起身, 把风暴呵斥一番, 说来真怪, 风暴不再肆虐, 海面顿时平静下来。见此状, 众人无不暗暗佩服: “如此呼风唤雨, 必是奇人当世。”(笔者译)